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olid pink color. Overlaid on this are several stylized, yellow bamboo leaves and branches. The leaves are elongated and pointed, with some showing detailed vein patterns. The branches are thin and angular. The overall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rtistic.

小摆设集

安家正

小 摆 设 集

安 家 正

1991年 烟台

序 言

刘汉君

那天刚上班，家正就气喘吁吁地爬上五楼，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叠整理剪辑的文稿递给我，说他要结集出本散文，让我先看看。据我所知，这是他今年出版的第四本书了。他执教，我编报，平时少有机会见面，可每次相逢他总带来令我高兴的信息。不久前他让我代借一本《纳赛尔传》，说是暑假期间他应约要编写连环画脚本。谁知仅一月之间，脚本写出来了。一本散文集也编成了，真是多产快手！

说起家正，我是先识其文，后结为友。他为人文，令我敬重。他文中透射出的灵气才气，常使我激动不已，他为人流露出的童贞稚气，又使我一见倾心。他虽屈知天命之年，又长期执教，却丝毫未沾染上老气横秋的学究之气。他整天笑咪咪的，陌生人见到也会感到亲切可信。讲学论道，总是滔滔不绝，即是胡聊也能旁采博引，向你传播许多趣闻典故。他有一颗童心，周围一切事物都能引起他的好奇和兴趣，他有一腔热情，为他人办事竭尽全力，负责到底，他有一腹学问，什么体裁的文章也会写，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都能涉猎；他有一双快手，文章出手极快，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一月之内就完成了，十年动乱结束之后，十多年中，他发表、出版的作品竟达200万字之多！

我历来把文和人联系起来看，有的人文章写的满好，可为人并不怎么样，读其文就产生了几分虚假之感。对于家正，是因文而重其人呢？还是因人重其文？我一时也说不清楚。他

是我的文友，我是他的读者，作为编辑常常是第一读者。他写的文章，那怕是“豆腐干”我也要认真一读。收集在这里的散文，有少数篇章过去没能见到，虽是旧作，读后仍感到新鲜。有的文章难免带有时代痕迹，家正也不避嫌，照样收进去。写散文需有真实感情。真情难掩。文过饰非，与家正无缘。

人说这几年出书难，我看也难也不难。只要有钱，广告文学也照出，名利双收；没钱，有价值好的作品也难问世。有人无奈，抹下脸皮，到处化缘，让人赞助，买个书号。出了书又卖不了，便托亲求友，硬性摊派。家正不入俗。他自己编辑自己掏钱，结集出书，作为非卖品，一做资料，二送朋友。实在是超凡脱俗之举。国内许多著名出版社曾为家正出过受读者欢迎，为出版社带来经济效益的作品，只要家正张口，他的这本散文集交去出版，当不成问题。可他不。可见他的正直和清高，我赞赏！

他有两句自白：“终老山林惜自绿，一生白丁人如诗。”这本《小摆设集》作为他人生长诗中的一行，当之无愧。

1991年9月1日

（原载《烟台日报》1991.9.10题为《为人与为友》）

目 录

序言.....刘汉君

教鞭.....(1)

老后勤.....(3)

送行.....(6)

周末.....(8)

校园桃李一样甜.....(10)

哦，又一颗流星.....(12)

零的信息.....(14)

钟声(老校工).....(16)

××

×××

自豪吧，为我们的祖国.....(18)

你早，港城.....(20)

埠口灯影.....(21)

石船下.....(22)

呼雷汤.....(24)

虾湖行.....(26)

彩履飞.....(30)

天福山的早晨.....(32)

理琪的足迹.....(36)

铜井之灵.....(38)

家业.....(41)

那牵情的崑崙山水哟！.....(44)

青松赞.....	(47)
浪花.....	(48)

× ×

× × ×

知名度.....	(50)
给孩子们一把金钥匙.....	(52)
在赛时礼家里作客.....	(54)
探求.....	(57)
春来早.....	(59)
苦涩的柳泉 (柳泉遐想)	(61)

× ×

× × ×

松林深处.....	(64)
钟声 (时间)	(66)
晨曦中的山路.....	(68)
初醉.....	(70)
山路上的歌声.....	(72)
瑞雪纷飞.....	(74)

× ×

× × ×

路遇.....	(77)
盗案.....	(80)
啊, 一米七.....	(82)
酒神.....	(84)
寻找.....	(87)
睡卵石的孩子.....	(88)
醉言.....	(92)
煤块.....	(95)

××

×××

窗影·····	(98)
黄海之滨的“明珠”·····	(99)
致同学的一封信·····	(101)
铅印室除夕活动记·····	(104)
数学还乡·····	(106)
编辑生活日记选录·····	(111)

××

×××

附录：

《喜相逢》的情节和对话·····	吕 赛
后记·····	安家正

本集选自下列报刊

《烟台教育》《烟台日报》《新观察》
《大众日报》《星火》《华夏酒报》
《作家信息报》《海鸥》《童年》
《山东书讯》《中国教育报》《文登文坛》
《合肥晚报》《体育报》《中国青年》
《新闻生活》《曲阜师院》

教 鞭

一根教鞭，长不过三尺，重不过半斤，普通而又寻常。十几年来，我不过把它当作一件工具，正如粉笔、黑板擦一样，是上课的必用之物，如果要寻找它有什么特殊意义的话，那它只不过是教师生活的一种象征而已。所以，当人们说我是过着“执教鞭的日子”时，我不仅心安理得，而且还有些自豪。

然而，这种心情却突然改变了。那是“师道尊严”这顶帽子漫天飞舞的时候。有一天，我象往常一样，手执教鞭去上课。走到教室门前，忽然看见迎面贴着一张“勒令”的大字报：《放下你的指挥棒——教鞭》，旁边还画着一幅漫画：一位教师身穿黑色的“法衣”，俨然是一个“牧师”，那根修长的教鞭，也成了“假洋鬼子”手中的“哭丧棒”。霎时间，我的思想被搅乱了，眼前是非被颠倒了：教鞭，本来和我朝夕相处，是件平凡的教具，却突然变成了我的大搞“师道尊严”的“罪恶”见证；教鞭，它伴随我送走了无数个四十五分钟，和我共享教学生活的欢乐与幸福，是那樣的亲切、可爱，如今却突然变得这样冰冷、僵硬，面目可憎！甚至连沾在上面的粉笔末儿，也象是毒蛇身上的斑点……

从此，教鞭在课堂上消声匿迹了。然而，又很不方便。记得有一次讲毛主席的《长征》诗，使用教学挂图，尽管我翘首提足，但仍臂短莫及，只好顺手拣起一把笤帚充当了教鞭。下课后，我一直惴惴不安，它是不是可以使人无端地联

想到用笤帚疙瘩打孩子呢？这回该会不会再有一幅漫画，说我是搞“家长式统治”呢？咳！在“四害”横行之日，我就是这样“神经过敏”，无所适从！

这种恐惧不安的心情，一直延续到七六年那个红色的十月。阳光灿烂，春风拂面，我思想上的疑云也被吹散了，明媚的春光充满了我的心田。伴随着“抓纲治国”的胜利凯歌，深受“四人帮”祸害的校园里，也播响了大治快上的战鼓。这时，一根教鞭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那是一个静谧的深夜，教室里还亮着灯光。我欣喜地走进教室，我一下子愣住了：几个学生正在做教鞭！银白色的灯光下，一双双水灵灵的眼睛闪着稚气而又热烈的光芒，额头上渗出的细细的汗珠，亮晶晶的；地上撒满了木屑，空气中散发着木质的幽香。——一根教鞭已经制成了，他们正细心地上着红油漆。顿时，一股暖流涌遍了我的全身，我的眼睛湿润了……

学生把这根教鞭郑重地送给我，还附上了一封诗一般的信：

敬爱的老师，请收下这红色的教鞭，
它朴实无华，却表达了我们的心愿。

愿老师，把华主席的委托记心间，
手执教鞭，指挥我们攀高峰，攻尖端。

老师啊，老师，愿你用这教鞭，
引导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破浪前进。

老师啊，老师，愿这教鞭，
伴随你在新的征途上多做贡献！

此刻，我久久地深情地看着这崭新的教鞭，它，恢复了

应有的光彩，不，它比原来更加绚烂夺目！我一次又一次地抹着激动的泪水，注视着华主席的画像，深深地感到手中教鞭的分量……

它，沉啊！

（原载《烟台教育》1978年第2期）

老 后 勤

夜幕刚落，餐厅就亮起电灯。后勤处的宫主任扎着围裙，捧着铁勺，在分姜汤。餐厅霎时喧腾起来，师生们赞声不绝：“嗨！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后勤的工作真是一步一层天了，哈哈！”……

宫主任没理会这些赞歌，他忙得满头大汗。这汗滴倒赶走了他的“流感”。早晨还昏沉沉的头，现在轻松多了。他细眯着眼睛，注意到少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景潞，不仅名字怪，人也怪！宫主任到校第二天，就碰上了办事员和他争吵，原因是别人批改作文都用钢笔，他非用毛笔不可。办事员说：“没见过你这么个怪人！”他说：“我用了二十几年，习惯了！”当时，正赶上“不侍候臭老九”的话语很时髦，宫主任却眉头未皱，满足了这个怪人的要求。

此刻，他“蓦”地又想起，这怪人还有一“怪”。就是不肯吃姜。可他，又恰恰正被这“流行性感胃”折磨着。宫主任便放下铁勺，匆匆赶回家去。

老伴正坐在炕沿上纳鞋底，她不动，只从老花眼镜里上

射出诧异的目光：“噢？什么风吹的，这么早你就回来了？”

老官愣头愣脑地说了句：“给我做碗姜汤！”

“正有一碗给你留着哩！”

老官一看，却皱起了眉头：“不要这样的！”

老伴更诧异了：“咋的？”

“不要姜沫儿，要姜汁。得光有姜味儿，看不见姜！”

“什么人这么难侍候？”

“影汤——”官主任回答着便从门口消失了。门外正淅淅沥沥地下起了春雨。老伴赶了出来：“你看，你看！连个草帽儿也不戴！”

熄灯铃过后，官主任回来了，还是那么突兀一句：“姜汤！”可老伴依然坐在炕沿上——她竟然罢工了。

“你，你忘了人家给你画翅膀了？又想当什么天使！”老伴指的是一张漫画，当时老官被指责为充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护法天使”，形象也按照西方宗教画的样子，被丑化为插着翅膀的“安琪儿”。

老官哑然失笑了：“原来老伴也心有余悸！”看来，“四人帮”的流毒在自己身边也没有肃清呀！他走到墙边，特意盯住墙上的奖状看，那奖状虽然经过几十个年头已经由白变黄，可是字迹清晰，写着“夫妻支前模范”。

老官看着奖状不言语，老伴吃不住劲了，“你老盯着它看啥哩？”

“还记得当年你做军鞋我送军粮吗？”

“那还忘得了！”

“那时，反动派势力可大哩！咱村还是在解放区的边沿

上，又有拉锯战，你都不怕——”

老伴坐不住了：“你这是转着圈儿说我哩！”

“不，邓副主席都说他要当后勤部长，我这个老后勤兵，怎么能——”

老伴从炕上跳了下来，白了老宫一眼，“你呀！”

“嘿嘿！”老宫憨厚地笑了，“还得动员你这个不在军籍的后勤兵上阵！”

宁静的夜，响起了风匣“咕嗒——咕嗒”的声音，这响声，节奏那么急促，恰似催阵的鼓点。

老宫端着这碗姜汤，融入夜雨之中。果然不出他所料，那“怪人”窗上还印着人影。老宫走到伏案疾书的景潞面前，爱抚地说：“景老师，喝了再干！”

景潞抬头一看，只见宫主任手托着一顶草帽，头发却被雨水淋湿了。他正想问问托着草帽干啥，却被连连的喷嚏干扰了，变成了一个“多余的问题”——宫主任揭开草帽，露出一碗姜汤，还依稀冒着热气……

景潞双手捧过姜汤，抑制不住激动，大口地喝下去。老宫却避开景潞湿润的眼睛，看着桌上摊开的作文本。他望着那成串的红圈儿，欣慰地笑了，笑得那么舒坦……

景潞把碗还给老宫的时候，他嘴唇哆嗦着，似乎有话要说。老宫先说了：“姜汁太多？还是太烫？”

景潞只觉得心里发热，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原载《烟台日报》1979年）

送 行

车站上，等待的焦躁，重逢的喜悦，分别的依恋……交织在一起。而我，融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却被另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感情激动得难以自制。

那是在欢送招生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的时候，我被学生们团团围住了，一双双闪着泪花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我；我也觉得眼睛一阵阵潮热。这种感情，我太熟悉了，然而，它又那么陌生。是的，在那“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风气盛行的时刻，我是不能领略这种感情的。是敬爱的华主席把它交还给我，我不由得热泪盈眶。我知道，此刻只要有一滴眼泪，就会引起滂沱泪雨。于是我只把泪眼与学生对视，在无言的对视之中，消融了无尽的话语。

我想起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块铭刻着师生情谊的普通玻璃板。

十几年前，也是在这个车站上，我象今天一样被学生团团围住了。他们之中走出一个女学生，显然，她是这个班集体推举的代表。她双手捧着这块玻璃板，上面用氟酸蚀刻着这样的文字——“把智慧献给未来”。哦！原来是学生们用学过的化学知识自制的礼物呀！我双手立即珍重地接过来。这个学生激动地断断续续地说：“老师，我永远忘不了……是你在深夜里，在病床上，为我补上了氟酸这一节课。我……我一定用千百个深夜来回答你的嘱托，为祖国的未来而奋

斗！”

她的清泪，她的深情，打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有许多学生擦起眼泪来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今天我要把它，连同我的祝愿还给另一代学生。可是交给谁呢？我抚摸着这件礼物躊躇着。

蓦地我发现了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是他，他跟我一起熬过非常的岁月。

还是在“白卷英雄”出世之前，他曾向我借用“十七年”的化学课本。我经过颇栗的犹豫之后终于给了他。老实讲，当时任何一个教师都受不了这双眼睛的注视：天真无邪，如饥似渴。难道能忍心让他求知的眼睛汪满怅然的泪水吗！谁知，当“白卷英雄”名噪四海之时，这却成了一大“罪状”：我是“怀旧”的罪魁，他成了“被腐蚀”的典型。有一天，他在废弃的实验室角落偷偷地迷惑地问我：“老师，难道读书错了吗？人家说，不跟你划清界限，未来很危险……”

“未来？”这两个字烧痛了我。虽然在那魑魅魍魉塞满通途，一本教科书也能引起轩然大波的时期，我仍坚信未来一定是属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未来是属于青年一代的！但我这个信念只能深深地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七六年十月那个金风送爽的日子……

今天，他又站在我的面前，依然圆瞪着天真无邪的眼睛，然而却流露出战士们出征之前那种坚定而豪迈的神态。我欣喜，我笑慰，双手捧着礼物交给了他。那礼物我缀上了自己的心愿，在“未来”下面添上了“——四个现代化”几个字。

他激动地接过去，我也激动得话语断续了：“咱们有英明领袖华主席，就有了未来，……让我们为未来而奋斗吧！”

（原载《烟台教育》1978年第8期）

周 末

周末，家属院的宁静被打破。沉沉夕阳未落山，袅袅炊烟已满天。空中弥漫着烹锅的油香，门前跑动着欢笑的孩童。生活的音符总是多种多样。

年过半百的王老师，却安静地生活在这个喧闹的环境中，——他的书斋兼卧室里。他的抗干扰能力非常强，只要沉下心来，什么嘈杂的声响他都听不见。他喜欢陶渊明的这几句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静地自偏。”今天，他便在吵嚷声中静下心来，要答复几封求教的信。

按照惯例，他先写那一迭信封。边写边唤妻子：“你把四号纸箱给我。”

王老师的纸箱是编号的。这与他的“收集癖”有关，几十年来，他不仅收集各式各样的教学资料，而且收集五花八门的文字材料。他信奉的治学格言是“竭泽而渔”。他的笔不能再勤快了，凡是经过他手的片纸碎简，无不留记号，保存下来。这样，他盛材料的纸箱，不编号怎么能行呢？“四号纸箱”是用来盛改案的。说到他的改案，更是仔细详尽，

并且授课之后，不是束之高阁，而是根据课堂效果，认真修改，然后用工笔小楷，仔仔细细地重抄一遍。日积月累，年成一册，年复一年，装订成厚厚的九大本。可惜，第十本尚未成册，就开始了十年浩劫。

“戴红袖章”的把他辛辛苦苦积累了二十几年的材料全部抄检了去，里面当然包括那几大本的教案。他们原本是要来寻找罪证，然而，那密密麻麻的符号，工工整整的数码，一笔一划的文字，确实都令人肃然起敬。翻过这些纸片的人，在批斗会上就举不起拳头。另有一些人却把那些纸片看成是可怕的“腐蚀剂”，于是一根火柴点燃之，把他几十年的心血，在几分钟内化为灰烬。

然而，王老师的心却没有灰烬。他在那闹哄哄的严冬里，忧心如焚；在春天降临时，更一如既往，重新开始了不辍涓细的积累。那“四号纸箱”在近年来又变得沉甸甸的了。

老伴端着这四号纸箱，并不轻松地迈动双腿，她已经习惯于当这种“后勤”，嘴上唠叨着，脸上却挂满了笑意。可是，一看桌上的信封，却当真生起气来，把手里的纸箱“啪！”地扔在地上：“他还有脸写信给你！”

原来，即将得到这封信的人，在风暴降临时刚刚开始教学。当时，他跳出来揭发王老师诱使他走白专道路，让他沉溺在卡片资料中……为了表示划清界限，带头划着了火柴……

“生啥气呀？”王老师对老伴的“耿耿于怀”颇不以为然，“咱们年轻时也会作点蠢事呢！这不，他已经感到积累资料的重要性了。”

说着，王老师**拿**起来信，递给妻子了。可是妻子不看。

王老师摇摇头，然后深沉地说：“不要忘了，他身后还有五十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老伴消气了：“你呀，你！”把纸箱搬到桌子上。

王老师很快地翻检出一份工笔楷书的教案，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告诫妻子：“要是把这本寄给他，也许会有点用处。该说的话，十几年前都对他说了。至今我毫不后悔，而且仍想重复。可惜呀，他走向生活时，没有个良好的起点。但愿他能认真对待未来的岁月，给学生们一个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妻子替他卷好了邮件，给他披上了夹衣。

夜深了，家属院里又恢复了宁静，唯有王老师的窗户还印着一个伏案疾书的身影……

（原载《烟台日报》1980.6.5）

校园桃李一样甜

夏夜的校园，宁静，温馨，甜蜜。

在僻静的角落里，有一座独立的小屋，窗口亮着灯火，从那里，不时地飞出一串又一串的笑声——然而，期待已久的“西瓜晚会”却没有开始。

灯光下，白发苍苍的老教师慈祥地望着来看望他的学生。张光，曾经是“调皮大王”，今天是桥梁工地的总工程师；刘华，曾经为一道难解的数学题哭鼻子，今天却是名牌大学电子系的高材生；孙浩，这个很爱提“怪问题”的学生，今天是知名社会学权威的研究生……这么多学生欢聚一